



校刻日本外史

源氏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98  
2





文庫 17  
W198  
2

010185144650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贈  
源氏正記  
寄



日本外史卷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源氏。出自清和天皇。天皇家人王氏。生貞純親王。敘四品。任兵部卿。稱桃園親王。親王二子。曰經基。曰經生。皆賜姓源氏。經基有武幹。善騎射。以親王為帝第六子。世呼經基曰六孫王。天慶中。為武藏介。平將門之反。間行入奏之。因拜從五位下。從藤原忠文。伐將門。又從小野好古。伐賊黨藤原純友。終敘正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子孫世為武臣。其旗用白。有八子。長滿仲。生于攝津多田。襲父職位。得關

恒武帝之孫  
五子即  
世行

日本外史



東士心。冷泉帝安和二年。中務少輔攝繁延。前相摸介藤原千晴等。密謀挾為平親王。奔關東為亂。滿仲與焉。已而滿仲與繁延有隙。遂自首。以攝政藤原實賴旨。與弟滿季。捕繁延千晴。流之。當是時。京師騷擾。如天慶之亂云。滿仲嘗謂武臣衛天子。不可無利刀。乃召筑前良冶某。鍛鍊六旬。得二刀。曰截鬚。曰膝圓。傳之子孫。滿仲官至左馬頭。及卒。贈從三位。四子。賴光。賴親。源賢。賴信。源賢為僧。賴親坐與興福寺僧鬪。處流。子孫居大和。稱大和源氏。賴光材武有名。為東宮大進。永延中。攝政藤原兼家造新第。落之。賴光遺馬三十匹。以分賓客。兼家子道隆襲攝政。其弟右大

將道兼與之爭權。賴信素事道兼。謂賴光曰。吾力能刺道隆。使我主代之。賴光掩其口曰。毋妄言。事敗。肝腦塗地。汝主亦豈可晏然止哉。賴信乃止。賴光有三子。長賴國。子孫世居多田。稱攝津源氏。賴信尤勇敢。善用兵。長元中。為甲斐守。會上總介平忠常作亂。朝廷令上野介平直方將東海東山兵討之。三歲不能平也。乃以賴信為常陸介。代之。賴信聞命即往。人勸其待兵集而進。弗聽。遂率子賴義等。進赴鹿島。忠常奪舟。列柵海岸。不可濟。賴信計示弱。急之。使使請和。忠常不肯。於是聚眾議戰。眾謂其無舟筏。宜循海赴攻。賴信曰。不可。賊恃險。吾直渡。攻其不備。可一戰下。

代一作  
伐



文或作

才一作  
材下  
名下  
有曰  
瀾連  
作爲

也。聞有淺處可騎渡。軍中豈有知之者乎。有高文者。自稱知之。馳入海。行立葦為表。賴信麾軍從之。忠常驚怖。出降。斬之。效首京師。以功敘從四位上。任上野常陸介。賴信謝曰。臣籍天威。得不血刃而降強賊。何功之有。臣老矣。不堪遠任。願得改守丹波。非所敢望也。不許。子賴義。沈斷。有武略。為小一條院判官代。每從獵。善用弱弓。墮猛獸。平直方奇。其才藝。以女妻之。既而賴義夢八幡神賜劍。其妻有姓生子。賴義喜曰。此兒必興我家。因名義家。及長冠于八幡祠前。稱八幡太郎。瀾連英果。善射。每有征行。未嘗不從。賴義為相。換守州俗好武。賴義義家。撫以恩威。豪傑爭服。樂

為之用。當是時。陸奧豪族安倍賴時。并諸部落。為六郡酋長。國守與秋田城介。合兵伐之。賴時逆擊。大敗之。白河關以北。傳海盡叛。附焉。朝議以賴義為陸奧守。與義家及次子義綱。率兵赴伐。會大赦。賴時解兵而降。臣事賴義。賴義遂兼鎮守府將軍。永承七年。任滿將還。入府視事。賴時厚犒其軍。既罷。歸國府。宿于阿栗川。有人夜襲藤原光貞營。初賴時長子貞任。請婚於光貞。不聽。以故報之也。於是賴義欲執貞任。賴時乃舉兵反。據衣川關。賴義奏請再任。發兵伐之。賴時婿藤原經清。平永衡。來屬官軍。或告永衡與虜有私。賴義捕永衡。斬之。經清亦不自安。遁歸於賴時。賴



日本外史 卷之二  
時族富忠勇而有衆。賴義以敕旨諭應官軍。賴時亦親往說之。賴義令富忠伏兵要擊。獲賴時。誅之。而貞任軍猶張。貞任魁傑。善用兵。官軍數不利。屬歲比饑。糧食不給。天喜五年。賴義奏請徵兵食。其十一月。自將兵千八百。擊貞任于河崎。會大風雪。人馬凍飢。貞任以選兵四千。戰于鳥海。縱左右翼。大敗我軍。我軍所餘僅六騎。虜急圍之。天下如雨。賴義義家皆傷馬。從騎下而投之。義家與藤原範明等縱橫奮擊。虜兵相警曰。八幡太郎也。遂退去。賴義既免。乃奏兵食不至。遠近皆然。且出羽守不與臣戮力。於是詔罷出羽守。新守至。亦不敢來援。貞任勢益張。令經清以私符

徵官物。令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符。官符也。賴義益困。對守數歲。康平五年。任滿。詔高階經重代任。國民慕賴義。不服經重。經重不得已而去。於是賴義矢必滅虜。使人說出羽會清原光賴。及弟武則。諭以大義。七月。武則率子弟以下萬餘人而至。賴義以三千人。會議于營岡。為七陣。以武則等分將之。而自將第五陣。進至萩埒。將攻小松柵。以凶日不果。會清原氏候騎誤失火民家。柵中大囂。賴義謂武則曰。機不可失。拘日何為。對曰。我兵怒如火。宜及此時用之。乃遣騎兵。絕其衝路。而步兵薄攻之。深江是則等。以灰士冒險入柵。虜大擾。貞任令弟宗任出戰。賴義以麾下橫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擊破之。虜遊軍又襲我第七陣。亦擊大破之。虜遂棄柵走。乃焚柵而退。會霖雨。畱旬餘。磐井以南盡應宗任。侵奪我糧道。賴義分兵赴拒。九月。貞任瞰我兵寡。以精騎八千來襲。武則曰。我客兵糧乏。利在速戰。彼不坐困之而來戰。是自授首也。賴義大喜。為長蛇陣逆戰。半日。大破之。追走至磐井河。曰。吾欲乘機遂擣其巢穴也。則令武則以八百騎夜追之。武則更揀死士五十。自間道焚貞任營。內外合擊。虜軍大亂。走保衣川之險。賴義義家進攻之。河水方漲。武則等戰不利。見河岸有樹覆水。武則使趨捷者攀樹踰河。縱火虜營。貞任駭走。賴義追擊。連破二柵。進拔烏海柵。乃

會將士飲。謂武則曰。吾得至於此。子之力也。子視吾面目。奚若也。對曰。臣為將軍執鞭。何力之有。將軍盡忠於天子。暴露于野。十餘年。頭髮皆白。天地為動。將士為奮。破虜如決河。臣今視將軍髮。復半黑也。即獲貞任。則全黑矣。賴義喜。又進破三柵。追貞任。至厨川柵。柵據水澤。高壘深塹。塹中植刃。以刃守之。殺我兵數百人。賴義令壞人家。煙塹。下馬遙拜京師。手取火。號為神火。投之。會風起。壘柵皆火。我軍因急圍之。虜殊死戰。武則解其一肉。虜逃走。賴義擊虜之。貞任乃獨身出關。我兵叢刺之。不殊。載之巨楯。六人舁之。至。賴義視之。腰圍七尺。長稱之。賴義數其罪。斬之。及其



子代其弟重任。經清亦被縛至。賴義命用鈍刀斬之。曰：猶能用白符乎？宗任等皆降。賴義見柵中有所虜掠美女數十人，盡分賜將士。六年二月，使人齋貞任以下首獻闕下。詔敘正四位下。任伊豫守。敘義家從五位下。任出羽守。義綱為左衛門少尉。清原武則為鎮守府將軍。八月，賴義建八幡祠于鎌倉鶴岡。賽戰功。七年春，賴義義家以諸降虜入朝，奏請賞有功將士。朝議未許，以故未赴任。任國不登，以私資濟貢賦。如是二年，上書請重任曰：臣聞人臣建勲功，受恩賞，和漢古今所同也。是以或有赴從，肆而係金紫，出亭伍而至將相者。賴義以功臣之裔，效恪勤之節，舊

矣。適東夷蜂起，侵盜郡縣，抄略人民。六郡之地，不服皇威者數十年矣。及於近歲，日益猖獗。賴義以永承六年受任彼州。至天喜中，兼帥鎮府。臣御鳳凰之詔，以向虎狼之國。被堅執銳，身受矢石，暴露千里之外，而出入萬死之途。藉天子之威，與將卒之力，終得奏其功。其渠帥安倍貞任、藤原經清等，皆伏誅戮，傳首京師。其餘醜虜，安倍宗任等束手歸降，掃其巢窟，收之縣官。叛逆之徒，皆為王民。乃蒙錄功績，得守伊豫。臣忝聖恩，欽荷不暇，而以鎮服餘燼，猶蓄奧地。且征戰之際，有功勞者十餘人，為請抽賞，未得裁許。是以不敢赴任。況去歲九月，被賜任符，遲引之罪，出不獲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己四歲之任。空過二稔。不能徵納官物。而封家納官督責如雲。仍以私物。且償進濟。聞彼州吏言。賴年早凶。田無秋實。民有菜色。臣謹按傍例。延蒞境之年限。以救闕國之周弊者。其人寔繁。況致希世之功者。寧無殊常之恩。昔班超以三十年平西域。今賴義以十一歲誅東夷。遲速優劣。採擇非難。饒無受千戶之封。曷不許重任之典。望請大恩。哀矜臣意。忝賜允可。使臣徐得處興復之計。以致辦濟之方。臣不任懇款。先是。諸降虜皆處流。義家愛宗任勇。特親信之。一夜。問所私女子。乘車而往。獨宗任從。心陰圖報復。拔刀窺車中。見其睡。不敢發。後遂傾心事之。義家嘗過藤原

賴通第。談陸奧戰事。博士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宗任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承曆三年。美濃亂。詔義家往定之。亂人聞之。皆遁。延久三年。陸奧亂。守源賴俊討平之。賴俊者。賴親孫。賴義從姪也。永保二年。賴義卒。三年。詔義家為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初。清原武則有二子。曰武貞。武衡。武貞生真衡。又納藤原經清之寡婦。生家衡。亦養經清子清衡。而真衡為嫡嗣。家衡清衡以下。皆臣事之。其姑夫吉彥秀武以事怨真衡。舉兵背之。真衡赴攻之。秀武使人說家衡。清衡襲其虛。真衡乃還救。已而聞義家至。迎饗之。復



往攻秀武。二弟又來襲。義家從兵入其城。拒卻之。義家自  
赴出羽。攻家衡。不利。還。武衡喜。來謂家衡曰。子克八幡太  
郎。我曹之榮也。當與戮力。遂合兵。據金澤柵。義家大怒。寬  
治元年九月。自將數萬騎攻之。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  
是有伏也。縱兵搜索。果獲麀之。謂眾曰。兵法言鳥亂者伏  
也。我不學則始矣。遂進圍柵。相摸人鎌倉景政挑戰。敵射  
中其右目。景政不拔箭。而索射已者。終射殺之。武衡據險  
死鬪。多傷我兵。又使卒千任者。詭言義家曰。汝父納名簿  
於我。以獲克敵簿見在我。汝何以負我。義家怒。攻之。未能  
下。義家弟義光稱新羅三郎。亦勇智多技能。是時爲右兵

李一作  
秀下同

衛尉在京師。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遂舍官赴之。義  
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是時時元已歿。其孤子時  
秋送義光。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因吹笙。盡授所學。訣別。  
遂至陸奥。義家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俱進攻。  
柵固不拔。義家因會食。設勇怯兩列。以勵戰士。義光從臣  
腰李方。無日不列勇列也。吉彥秀武降在我軍。進說宜持  
久困之。義家從之。下令休戰。武衡使人來言曰。我軍苦無  
事。我有健兒龜次。請得一力人肉之。乃遣鬼武者。勝而殺  
之。虜愧憤出戰。已而虜食盡。出羸兵來降。秀武曰。是紆糧  
也。宜斬。義家又從之。虜益窘。因義光乞降。不聽。再乞。且請



結約一作

義光臨柵中為要約。義光欲往。義家止之。乃使李方往。虜露刃待之。李方夷然。武衡賂之以金。李方卻之曰。我輩將旦暮分取之。不煩汝賂也。撫刀而出。時天漸寒。軍士恐凍。一夜。義家出令軍中曰。燒我營取煖。今夜虜柵陷矣。不復用營也。黎明。柵中火起。家衡遁。武衡潛池水中。義家獲之。謂曰。而父屬吾父樹功。吾父請授官爵。若以怨報德。何也。名簿果安在。因執千任。拔其舌。令斬武衡。武衡乞哀於義光。義光請曰。降者宜赦。義家作色曰。悔過來歸。如宗任者。是之請降耳。擒而求活者。非降也。遂斬之。家衡為其下所殺。義家欲獻武衡家衡以下首。奏請下官符。廷議謂其私

鬪也。弗許。以故不賞將士。遂棄首于塗而還。義家承父祖業。善撫將士。其征陸奧。前者九歲。後者三年。東國士民皆服其恩信。相與其請留其子弟。擗戴之。而自呼其家人。稱義家曰。八幡公。當是時。八幡公威名徧於朝野。白河法皇嘗患夢魘。詔義家獻其兵器。鎮之。義家獻一玄弓。建御枕上。即無患。法皇問曰。母乃東征所執乎。對曰。臣不記也。法皇嗟賞之。然義家官位甚卑。以正四位下右衛門尉卒於天仁元年。年六十八。有六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義忠最有名。官至檢非違使。李父義光嫉之。誘義忠臣鹿島某。使陰殺之。初。義忠叔父義綱與義家相惡。構兵。詔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禁兩家兵入京師。事得寢。後義綱以陸奧守擊平亂。入平師。妙于出羽。以功拜從四位上。其黨頗廣。至此朝議以義忠死。為出於義綱子義明。遣兵殺之。義綱據甲賀山。詔源為義討之。義綱自覺降。流佐渡。義光子孫世居甲斐。稱甲斐源氏。為義者。義親子也。義親為對馬守。以罪被誅。為義幼孤。義家奇之。欲以為義忠之嗣。甲賀之捷。拜左兵衛尉。時年十四。其明年。義家卒。為義遂直承義家之後。居五歲。南都僧兵攻叡山。又命為義。為義與十七騎。逆擊于栗子山。走之。後十餘歲。累遷為檢非違使。左衛門大尉。敘從五位下。為義有二十三子。長曰義朝。尤善戰。居相摸。鎌倉關。

東家人盡附之。為下野守。第八子曰為朝。猿臂善射。幼凌犯諸兄。為義患之。逐之。豐後曰鎮西八郎。自稱九國總追捕使。以妻父阿曾忠國為鄉導。數與菊池原田諸大姓戰。比十五歲。遂盡伏九國。九國守介交訴之。朝廷敕太宰府討之。不能克。為義坐免官。為朝聞而病之。與須藤家李等二十八人。俱至京師。待罪。是歲。近衛帝崩。帝為鳥羽法皇。寵姬得子。所生。夙受禪于崇德上皇。及帝崩。上皇願復位。法皇與得子議。立帝兄即位。是為後白河帝。帝之保元元年。法皇有疾。召得子。授之一筐。戒曰。緩急啓之。七月。法皇崩。上皇起兵。據白河殿。左大臣藤原賴長為謀主焉。四募

所生一作所出



兵京畿大擾得子乃啓篁則書武臣十人名矣義朝爲之首卽召義朝義朝乃率兵與族賴政等俱衛高松殿賴政者賴光五世孫也安藝守平清盛亦應召入衛於是上皇使使者召爲義爲義辭曰臣老羸非復平昔長子義朝勇而有衆而旣赴禁內矣餘子獨爲朝可用君請用之毋以臣爲也且臣夢家所傳八甲爲風所漂臣心惡之往必不利也使者強之爲義不得已率諸子赴之上皇喜以爲判官代賜邑及寶劍以四子賴賢爲藏人因會議戰爲朝進而言曰臣大戰二十小戰二百以芟鋤九國以小擊衆每利夜攻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火其三方而要之一面其善

私一作

地一作

戰者獨有臣兄義朝然臣一矢繫之至如平清盛輩臣鎧袖一觸皆自倒耳則乘輿必不得不出臣乃加矢其從兵徒輿於此而奉陛下於彼易如反掌則東方未白大事集矣賴長曰爲朝年少負氣所言皆鄙人私鬪之事安可施之帝王之戰耶兩帝爭國常用堂堂之陣南都僧兵應召且至成軍以戰未爲晚也爲朝退私罵曰唉長袖者惡知兵哉家兄有謀將出我所欲爲僧兵寧可須也爲義又進策曰本宮垣溝單淺無他可據以寡兵保此非計也陛下幸幸南都撤宇治橋以守卽不利幸于關東臣糾合家人奉輿復關臣籌之不難賴長弗聽爲義退而言曰吾不知



歿所矣。與其六子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朝，爲仲。分八甲  
擐之，送一於義朝。爲朝軀幹大，不可服，乃服他甲。獨以二  
十八人守西門，餘子盡從父，以百騎守南西門。平忠政等  
諸將以兵數百分守諸門。義朝在禁內，關白藤原忠通以  
下聚議不決。義朝數趣之，有詔召義朝於階下，問計。對曰：  
取勝一舉，莫若夜攻。臣聞南都兵千餘，應上皇徵，已次宇  
治矣。宜及其未至擊之。從之。詔戰勝聽昇殿。義朝對曰：武  
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歿，攝衣而昇。藤原通憲奏  
曰：彼之曾祖父嘗聽昇殿，而父則未也。以子先父，若何？詔  
曰：勿問。義朝感喜，還營繫轡車傍，曰：我即戰歿，誰知我得

昇殿。此識之也。乃以選兵四百襲白河殿。平清盛亦赴之。  
兵凡數千人。上皇謀者還報爲朝，兩曰：固當然爾。賴長恐  
爲朝不爲用，遽拜爲藏人。爲朝曰：吾何用藏人爲？吾鎮西  
八郎可也矣。辭不拜。將戰，諸子爭先不決。爲朝曰：臨戰何  
論兄弟？然吾將以不遜獲罪，故欲先而不敢。唯敵勁難當  
處，輒命於我。賴賢、賴仲邀擊義朝，敗退。義朝隨攻之。平清  
盛攻西門，其將伊藤景綱與二子伊藤五、伊藤六先進，爲  
朝射之，洞五之胸，而著六之袖。清盛懼而退。獨其騎山  
田伊行返戰，爲朝又射斃之。馬逸入義朝陣，鏃穿鞍，大如  
巨鑿。部將鎌田政家取而獻之，曰：八郎君所爲也。義朝曰：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彼弱齡未當至此。詐設以怖敵耳。汝嘗試之。政家自呼而進。為朝曰。爾非吾家人乎。對曰。昔為主君。今為兇徒。射中其胷。為朝大怒。與二十八騎闢門突出。政家辟易退走。義朝以二百騎馳之。呼曰。吾奉宣旨來。汝盍速降。乃彎弓於其兄乎。為朝曰。判官公受院宣。令為朝等拒戰。且彎弓於其兄。孰與推刃於其父。因大戰。義朝立馬莊嚴院門。為朝望見之。注箭。既而舍之。曰。父在此。兄在彼。焉知其不有所潛約。勝敗互相救護哉。乃注鳴鏑。顧謂家李曰。吾且疏其魄。家李曰。得毋誤乎。為朝曰。第觀吾所為。乃射穿胷臍。貫門扇。義朝大驚。乃呼曰。八郎射未為精。為朝曰。不敢為焉。

耳。即被許。甲之鬲。胷之題。唯阿兄所命。乃注大箭深巢清國。進蔽義朝。應弦而倒。義朝兵以傷最眾。為朝亦喪二十三騎。猶固守。為義賴賢等以善拒。天漸明。義朝馳使奏請用火攻聽之。乃縱火上風。煙焰蔽宮。宮中大亂。義朝等鼓譟。終陷之。上皇出奔。入如意山。為義以下悉從之。上皇親諭散遣之。皆揮泣而散。為義將遁東國。病不能行。抵養浦。追兵來薄。諸子力戰卻之。士卒垂盡。乃削髮。欲因義朝請降。為朝諫曰。上皇者。帝同母兄。而左府為關白親弟。聞上皇已遷讚岐。左府亦歿。骨肉之不可恃如此。夫入盍鑒焉。不若赴東國。倚其豪族。官軍即來。兒為竭力。力盡而後死。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不亦可乎。不聽，遂出降。初，清盛奉敕索為義，不得。會平忠政出降，其叔父也，素與有隙，則斬而獻之，以搖義朝。有詔令義朝斬為義。義朝數請以已戰功贖其命，帝怒曰：「清盛能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果不能，將命清盛斬之。義朝憂懼，不知所出。謀之鎌田政家，政家對曰：「此非臣所敢議也。然既為國讐矣，竟不免於誅，與其死於人，寧死於子。義朝意決，使政家誘殺之。自奉其首詣關，賴賢以下五人皆伏誅。猶有四弟，曰乙若龜若、鶴若、天王，皆幼。義朝以詔遣人殺之。鶴若謂使者曰：「抗關者當死，吾儕何同科？」恐女謬聞，龜若曰：「家兄誤矣，使吾輩存在，多於數百士卒也。」乙

若諭諸弟曰：「汝輩勿復言，下野守既忍於父矣，何有於弟哉？是無他，陷清盛計中，自斃其羽翼耳。事已至此，生猶蒙辱，不若速死，以從父於地下也。」駢首受刃，為朝匿于輪田。將奔鎮西，聞平氏將平家貞要之也，不果。適有疾，浴於民家，或視其身材魁偉，告之於官。官遣兵圍之，為朝裸體，抉柱擊殺數人，而就縛。至闕庭，特減死一等，拔其臂筋，流于大島。為朝筋力雖減，用箭加長，曰：「天子賜我大島，遂并有傍五島。舊臣稍稍來附，後數年，敕狩野介攻之，為朝射沒其一艦，而自逃入琉球云。」義朝之捷也，賞為右馬權頭。義朝奏曰：「是先臣滿仲所拜，然彼左此右，且曰權焉，臣未知



其榮也。於是陞為左馬頭。而資望終不及平氏也。平氏素與少納言藤原通憲善。通憲以帝乳母子貴。幸用事。義朝欲以女為其婦。通憲鄙義朝。卻之曰。我子學生。子女非偶也。乃與清盛婚。帝既禪位於三條帝。而猶聽政。嬖人藤原信賴與通憲惡。則浸引義朝自援。說以甘言。義朝深結之。平治元年十一月。清盛如熊野。信賴乃謂義朝曰。通憲恃寵自專。陰與清盛謀。剪除子家。彼之專橫。雖上皇亦厭之矣。吾欲發事。誅夷讒人。子何不相助。義朝曰。吾建殊功。而不能贖父命。親屬推頹。清盛欲乘此時以陷擠我。我非不知之。公有此舉。敢不效力。信賴大喜。贈以鎧仗名馬。義朝

戰一作

又教之招賴政。於是義朝以五百騎。夜圍三條殿。焚之。又焚通憲第。所殺傷甚眾。通憲遁逃。追獲斬之。信賴挾帝及上皇據大內。義朝第三子曰賴朝。稱鬼武者。時年十三。為右兵衛佐。進謂義朝曰。聞清盛等將還。盍逆戰。乃坐待之。子賴朝長兄義平在鎌倉。嘗與其叔父義賢有隙。戰于大藏。斬之人。呼曰惡源太。於是聞變。晨夜馳至。信賴欲授之以官。義平辭曰。嚮叔父八郎辭藏人不拜。知緩急也。吾亦姑用惡源太之號可矣。如聞平氏將還。願假吾一隊兵。吾要之阿部野。梟清盛以下首。然後拜命耳。信賴弗聽。已而清盛入京師。帝上皇皆乘夜逃出。入平氏第。信賴旦起。乃



覺之意大沮喪。義朝檢其兵，稍稍散亡。所餘有二千騎，乃分守諸宮門。授賴朝以傳家寶刀，截鬚，攜以臨軍。信賴不習騎，騎而墜。左右扶之，守待賢門。平重盛來攻，信賴舍守走。重盛以五百騎破門而入。義朝望見，咄嗟曰：「賢子敗吾事矣！」呼義平拒鬪。義平乃與鎌田政家、三浦義澄、平廣常、平山季重、熊谷直實等十六騎，躍馬而出。指視其騎曰：「赤甲而黃馬者，重盛也。」空生擒之。進戰于大庭，騎皆注目。重盛追之七匝，重盛走出，以生兵入。義平復擊走之。義朝馳使讓義平曰：「若何不善拒而使敵數入也？」義平乃出。至大宮巷，直衝平氏陣，陣潰亂。重盛與兩騎走，義平追之，垂及

而馬跌，重盛踰塹。政家射之，甲堅不入。義平曰：「射馬，射馬。」重盛墜，追及之。其兩騎遮鬪，重盛僅以身免。義平慮義朝還而援之，則義朝方與平賴盛戰于郁芳門，大破之。賴朝射斃二人，傷一人。義平至，代父進戰。平氏軍悉敗走，還保六波羅第。我軍追北，信賴從出，半途逃走。平氏兵乘虛入大內。義朝直進，攻六波羅。賴政獨陣于六條磧。義平察其有貳心，以五十騎突之。賴政走，歸於清盛。清盛聞我軍至，大怖失措，倒蒙冑。從者言之，清盛曰：「帝在於後，不可背也。」乃關門固守。義平力戰，排門而入。敵分兵更戰，我兵自旦至晡，十餘合，刀折矢盡。人馬皆傷。義朝欲親決戰，政家



扣馬諫曰。眾寡勞逸。不較明矣。且走東國。以爲後圖。孰與  
殞身徒卒。以辱家聲。義朝乃收兵。退至三條磧。敵兵來薄。  
平賀義信。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救戰。俊通死之。義信  
者。義光孫也。義朝得間。與三十騎東走。山門僧徒聞其敗  
也。以三百人。要於路。義朝患之。武藏人齋藤實盛。免曹謂  
僧徒曰。左馬旣死矣。我輩新募之兵。將歸鄉耳。公等欲褫  
我鎧仗。所不敢受。願子眾我寡。不能周給。請拋擲之。公等  
自取焉。乃投其冑。僧相蹂踐爭之。三十騎因驅突而過。至  
八瀬。顧見信賴來。呼義朝曰。子何棄我。義朝罵曰。豎子首  
謀乃先走。何面來見我乎。舉鞭扶其面。棄之而去。至龍華。

又遇僧徒要路。皆下馬破柵而過。叔祖義隆中矢。歿子朝  
長被射股。拔箭復戰。義朝怒。力戰走之。至擊田。見義隆首。  
泣語其騎曰。八幡公遺體。獨見此人。而至於此。沈首湖水。  
將渡會風濤起。取路於勢多。乃諭實盛等二十餘人。令散  
去。獨義平朝長賴朝義信政家及源重成暨金王從之。賴  
朝騎睡而後。夜過森山驛。土兵聚且捕之。賴朝乃覺。拔刀  
斬一人。義朝怪賴朝不在。使政家返索獲之。至鏡驛。聞平  
比拒不破關。乃由間道東出。會大雪。馬不能前。皆釋甲步  
行。復與賴朝相失。至青塚驛。義朝嘗嬖驛長女延壽。生一  
女。於是投其家。乃分遣義平朝長募兵於信濃飛驒。朝長



羣衆一作羣聚

創劇途還。義朝曰：賴朝雖幼，不如汝怯，欲留之而去。朝長請父殺己，勿為追兵所獲。義朝乃刃之。士兵聞義朝在焉，羣衆圍之。重成詐稱義朝，射殺十餘人，剝而自殺。義朝乃走。又遣義信募兵。義信曰：公欲安適？曰：欲適內海。依長田忠致，忠致者政家妻父也。義信曰：不可。彼性趨勢，恐不利於公。弗聽而訣。道塞不達。聞大俠玄光者，延壽母兄也，遣金王就謀。玄光乃舫載義朝、政家，柴覆之，由株瀨河如內海。津吏覺，可止之。玄光為不聞而過。吏追射之。玄光回舟至岸，吏入舟發柴索之。玄光曰：義朝雖敗，亦從二三十騎也。安依吾，濟求活乎。假使在焉，必自殺耳。安落子等半。義

諱一作諱

朝耳語政家曰：玄光諷我自殺也。如何？政家曰：且待之。吏亦不究而去。明日，達內海。忠致厚待之。義朝欲亟東去，時屬除夜。忠致固止之。止三日。忠致子景致密勸其父殺義朝。忠致從之。乃伏力士三人于浴室。而進浴。金王操刀侍浴。力士不敢發。義朝求浴衣不至。金王自出取之。力士乃入。義朝赤手搏仆一人。其二人偶刺殺之。金王聞浴室諱，則返，斬三人。政家方與忠致飲，聞變且起。行酒者拔刀。政家奪其刀，斬之。景致自後斬政家。忠致女嫁政家者，伏政家之刀而死。金王玄光欲報忠致父子，不獲，殺數十人。取馬逃去。忠致乃獻義朝及政家首于平氏。義朝與政家



年並三十八。信賴以下皆伏誅。義平在飛驒。來屬者甚多。聞義朝歿。皆散。義平欲自盡。念當報父仇而歿。乃變服入京師。適值舊臣志內景澄。因偽爲其僕。出入平氏第。舍于三條烏丸。舍主人視僕舉止非凡。又怪主僕每食於隱處也。竊窺之。則易饌而食。乃走告平氏。平氏使難波經房以三百騎圍之。義平拔刀出斬數人。躍升屋。不知所往。經房乃執景澄去。義平晝伏夜行。以伺平氏。欲倚東近江舊人。行至逢阪經房詣關神祠。途見義平困臥。以五十騎圍之。義平蹶起。箭中其臂。不能揮刀。終被縛。至六波羅。坐之堂。緣怒曰。吾何坐此。自起入堂。清盛出見。謂之曰。脫於三百

騎。獲於五十騎。何嚮勇後怯也。義平笑曰。命焉耳。子之命窮。亦至於此。吾爲子之大患。宜速見殺。乃斬于六條磧。義平臨刑。仰首視平氏。第曰。保元之亂。處斬者以夜。今乃白日斬我。平賊何無狀乎。嚮使我言行。奴輩無遺類矣。遂被斬。時年二十。賴朝之與父兄相失也。夜迷失路。出於小平山。有漁人。知其非常人。舍之。裝爲女子。而薦包其刀。自肩之。送至青塚驛。延壽家。賴朝託截鬚刀於延壽。而去之。關東。遇平氏將平宗清。被虜。還過延壽門。義朝所生女。年十二。聞之。泣曰。我他日受辱。寧今從阿兄歿。將走出。衆止之。後獨赴水歿也。賴朝既至六波羅。就斬。有日。宗清謂之曰。



請一作

欲活邪。曰：然。父兄皆凶，非吾誰祈其冥福。宗清詣清盛，後母池尼。尼從容問曰：賴朝如何？對曰：肖右馬君。右馬蓋尼之子。蚤歿者，尼悲之，為請清盛再三，乃得宥歿。流于姪島道傍觀者，見其有威容，相語曰：是猶放虎於野耳。舊臣皆勸其削髮，獨秩父盛安附其耳。語曰：郎君宜存髮以待前途。賴朝首肯而去。賴朝有六弟，曰義門、蚤歿、曰希義。居駿河，被虜。添上佐曰範賴，為藤原範秀所養，稱蒲冠者。平氏不問也。曰：今若曰乙若，曰牛若。三兒皆婢常盤出也。並從母匿於龍門里。平氏索之，不獲。因捕常盤之母。常盤乃自至。清盛悅其色，密挑之，不肯。其母涕泣，說以禍福，不得已。

從之。清盛乃釋三兒，盡為僧。今若改名全成，居醍醐。乙若更名義圓，事圓慧法親王。牛若甫二歲，居鞍馬山寺，稱遮那王。未削髮也。平氏勢威，歲熾。月盛，賴朝在配所，以其乳母比企禪尼常餽遺之，纒得不乏。伊豆人伊東祐親，北條時政奉平氏令，監視之。關東舊臣齋藤實盛、大庭景親、畠山重能以下皆叛。事平氏，其屬意賴朝者，亦弗敢來通。獨佐佐木秀義自近江來，寓相摸，倚滋谷重國使其子定綱等數問賴朝。安達盛長、加藤景廉等數人亦往來給仕焉。賴朝深沈有大略，性堅忍，喜怒不形於色。為眾所畏愛，中宮屬三善康信，其故人也。一月三使使以報京師動靜。清



盛累遷至太政大臣。其妻姊幸於法皇。生皇子。遂受禪。是為高倉帝。清盛納女。立為中宮。先是常盤寵衰。出嫁於人。牛若年已十一。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悵恨久之。於是書讀書。夜學劍搏。為人短小精悍。面白齒出。甚趨捷。為眾僧所患苦。師勸其削髮。對曰。二兄為僧。吾已恥之。可復做乎。強之。竟弗聽。時藤原清衡孫秀衡為鎮守府將軍。牛若欲往倚之。適有歲買吉次。往來陸奥。會其詣山。牛若乃陰語之。以情吉次曰。事甚易。然取子而去。恐遭僧徒怒。牛若笑曰。彼輩苦我。我去。其所欲已。又會下總人深棲賴重。詣山。牛若與之狎。於是三人與偕。東至鏡驛。牛若乃自加

嘉賞下  
一無之  
字獻上  
一有比

冠。名曰義經。稱九郎。遂至下總。居數月。適有一強盜。盜馬。眾追之。盜負樹。眾不敢迫。義經徒手捕之。又有盜數十。為劫。義經赴救。立斬四人。賴重服其勇。而憚物議。稍戒之。義經乃去。徑上野。得伊勢人義盛者。約為君臣。至陸奥。因吉次通秀衡。秀衡善遇之。義經請之金。以報吉次。在陸奥。又得佐藤嗣信兄弟。時承安四年也。當是時。除陸奥出羽外。盡係平氏所管。所在源氏。皆為人所擯斥。獨兵庫頭賴政。平治中。決意屬官軍。多材藝。聽昇殿。嘗奉教。射怪禽寢殿上。獲之。帝嘉賞之。後遂敘從四位下。治承元年。叡山僧徒擁神輿犯闕。詔諸武臣拒之。賴政守達智門。僧兵來攻。賴



政免胄下拜遣其裨將。言之曰。賴政崇敬山神。有年矣。不幸奉敕。弗敢關弓向神輿。昔源平氏並衛朝廷。保元以降。平盛源衰。況以賴政老憊。寡兵敵甲。不足以迎公等。左近衛大將平重盛。以大兵守陽明門。避彼攻此。不可謂勇。公等思之。卽不見許。賴政與衆卒駢。以輿前而已。僧兵乃向陽明門。敗還。世稱賴政以智辯免禍也。是時。僧兵欲再舉。敕大納言藤原成親討之。成親初稱受法皇密旨。陰圖平氏。託事聚兵。攝津源氏有行綱者焉。與其謀。已而變衆寡。不敵。自告清盛。清盛捕成親等。悉殺之。二年。清盛女生皇子。立爲太子。明年。清盛使其次子宗盛將兵。從法皇。幽之。

鳥羽四年。廢帝立太子。是爲安德帝。平氏以外祖益專橫。賴政爲從三位。削髮而老。子仲綱爲伊豆守。有名馬。宗盛數欲借之。仲綱弗肯。賴政懼。令仲綱許之。宗盛借而不還。大會客而出其馬。烙記仲綱二字。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仲綱與父言而憤之。賴政素善於以仁王。以仁王者。法皇次子也。第在三條高倉。稱高倉宮。賴政嘗夜詣高倉。從容說曰。大王者。於上皇爲庶兄。於今上爲伯父。才德兼備。大人交應。而齡已及壯。未得爲親王。臣竊爲大王羞之。王亦見清盛所爲乎。廢立生殺。一從其私。當今之時。大王亦竟不能保終。自平氏之專權也。諸州源氏。列於編戶。皆見奴僕。



使憤怨鬱積。因屈指舉之。得賴朝義經以下四十餘人。曰。大王誠能仗義聲罪。此輩皆可傳檄而致也。王何不速舉大事。上拔法皇幽厄。下援萬姓塗炭。邪。王意悅。終聽之。會源行家自熊野來。賴政薦之於王。行家故爲義第十子也。是歲五月。拜行家爲藏人。密齎王令旨。以諭諸源。以賴朝爲嫡宗。特賜一通。行家又密誘新宮僧徒爲援。行家既發。僧徒相告語。謀泄。熊野別當平氏黨也。聞而攻之。敗還。馳告平氏。平氏未悉事端也。遣兵圍王宮。賴政次子兼綱。爲檢非違使。在遣中。急告之。賴政。賴政卽馳使王宮。告曰。王急逃之。園城寺。臣等將追赴焉。王隸士長谷部信連。被王

以婦人服。遣之。開門而待。昧爽。吏卒入門呼索王。信連大罵。殺傷十餘人。而被執。終不告王所在。賴政焚其第。率仲綱兼綱等五十餘人。追赴王所。其舊臣渡邊競。居平氏第後。衆欲呼之與偕。賴政曰。毋以爲也。彼不呼而來者。已而宗盛聞。賴政奔。使人闚競。在焉。乃召見之。問曰。三位逝矣。汝何以不從。競佯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也。宗盛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因言新圖報效。獨患無馬。宗盛與以所愛駿馬。競乃歸舍。結束騎其馬。過平氏門。呼曰。渡邊競。源家舊臣。何能改慮。仕仇敵哉。今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遂至園城寺。仲綱大喜。截其馬鬣。



進迫  
作

尾烙記宗盛二字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厩與他馬相踉蹌一第驚騷宗盛慚恚於是賴政招歡山南都並援王因建策曰今夜遣羸兵千縱火三條以誘平氏兵且戰且卻而以精騎數百遶襲六波羅必得克矣僧真海者陰附平氏故發異議沮之天遂明平氏亦以利啗山徒山徒叛欲攻賴政賴政乃奉王走南都王不習騎墜者六因息于平等院平知盛等以二萬騎追至賴政撤宇治橋板拒之會曉霧平氏兵緣橋架來戰渡邊競等善拒殺傷過當已而敵亂流大至賴政中流矢傷膝兼綱亦戰歿賴政乃與王訣使王脫走而自還戰亂射敵不敢迫乃入院釋鎧

而坐謂其騎曰吾年已七十七矣為天下倡義可以歿也與仲綱皆自刃王遂為追兵獲俎皆傳首京師清盛聞諸源圖已幽法皇益固六月迫徙都福原奉帝於己家作三間板屋以囚法皇遂欲誅鋤諸源三善康信飛書戒賴朝使早為備賴朝初寄伊東祐親家以事相惡遂欲殺賴朝祐親子祐清密告之賴朝賴朝乃倚北條時政時政素器之妻以其女政子會以仁王令旨至賴朝大喜陰與時政謀舉兵平兼隆平氏疏屬也為伊豆日代居八牧塞賴朝計先擊之竊遣京人藤原邦通與兼隆遊圖其地形還會大庭景親自京師歸以清盛旨圖賴朝語之佐佐木秀義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秀義密使其子定綱馳告之賴朝。賴朝已得康信書，知其信然也。乃欲先發，因語定綱以所為舉大事，曰：吾欲首擊目代，以卜成否。子宜留此，招致諸弟，定綱請還取鎧仗，與俱來，乃去。久之不至，賴朝疑其意變，悔語之也。已而定綱率三弟經高盛、綱高綱而至。甲冑蔽惡，羸馬繩轡。賴朝目之，慘然泣下。於是賴朝令時政等八十騎攻八牧，出圍指授其所嚮。留盛綱及加藤景廉自衛。時八月十七日也。時政待昏而發，賴朝呼時政還之曰：吾何以知勝敗？對曰：勝即舉火，苟敗矣。馳使報之。君自為計，乃往。敵驍將堤信遠別居塞北，遣佐佐木氏攻之。經高自前門入射之，信遠知

傳傳  
一作

有寇亦射揮刀而出。時月已出，經高觀之，舍弓交刃。定綱高綱繼至，遂斬信遠。亦赴八牧，賴朝使人升樹望火，火不舉也。顧景廉赴援，授以薙刀，曰：為我斬兼隆。景廉與僕洲崎三郎俱赴八牧，則戰方酣，塞堅不拔。景廉進而迫擊，合楯數枚，綴以弓弦，投諸塹，以渡。踰壘而入，敵有善射者關屋八郎，自櫓上呼曰：吾箭一而已，誰當之者？三郎佯稱景廉而進，當箭矢。景廉進擊，殺八郎，遂入。又殺一人及寢，寢戶開，戶內有燭，乃脫冑，盲於薙刀，伸刀入戶，如人窺戶狀。兼隆在戶側，謂敵人入也，擊之。景廉揮刀斬兼隆，用燭火傳屏障以出。賴朝望火舉，則大喜。已而時政等凱旋，景廉



提兼隆首。視賴朝曰。公定天下。可以此卜也。兼隆族知親  
為浦屋邑吏。為民所患。賴朝自稱受令旨宰關東。因罷知  
親。民大悅。伊豆人狩野茂光。相摸人土肥實平等。稍稍來  
集。會于土肥里計事。於是使安達盛長傳令旨。歷說八州  
豪傑。先抵大庭景親。景親素為平氏所厚遇。弗聽。兄景能  
謂之曰。汝為恩也。吾為義也。乃來歸。次抵首藤經俊。經俊  
嘲笑之曰。以流人圖平氏。猶鼠圖猫耳。乃去抵三浦義明。  
義明聞使者至。扶病出。召諸兒孫。謂曰。吾家世仕源氏。吾  
今餘喘未絕。得遭此舉。汝等勉之。事克興家。不克以義禮  
盛長遣之。遂抵千葉常胤。常胤遲疑。其子胤正諫。常胤乃

決意。因進策曰。鎌倉地形險固。源家之故也。公宜先據之。  
臣亦將赴焉。盛長終抵平廣常。廣常心持兩端。依違應之。  
盛長乃還。而常胤義明等未至。二十三日。賴朝以三百騎  
軍于石橋山。明日。大庭景親以首藤經俊等三千騎來攻。  
會日且暮。或議待明日戰。景親欲及三浦黨未至而戰也。  
進而挑戰。自名曰。我鎌倉景政裔也。倡亂者何人。賴朝使  
人對曰。我君八幡公四世孫也。奉王命誅無道。東國士族。  
誰非君家人。汝獨不記。乃祖之從八幡公於陸奥乎。乃背  
義嚮利。以讎家聲也。景親語塞。乃與弟景尚先進。賴朝召  
岡崎義實。問孰當彼兄弟者。義實乃三浦義明弟。居伊豆



者也。於是薦其子義忠。義忠受命而退。召僕家安曰。我欲  
爲佐公歿也。汝全身而歸。語之我妻子。家安不肯歸。曰。郎  
君年二十。乃能爲佐公歿。臣年六十。焉不爲郎君歿。乃從  
而進。義忠遇景尚。搏而伏之。呼從者。從者未屬。而敵人長  
尾爲宗來援景尚。時夜黑大雨。咫尺不辨。義忠曰。上者景  
尚也。景尚曰。上者義忠也。爲宗進摸其鎧。義忠揚足蹴之。  
急拔刀刺景尚。刀不脫室。爲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  
家安歿之。比明。我兵遂大敗。走入杉山。敵兵羣追賴朝殿  
而親射。敵應弦而倒。景廉扣馬諫止。自與佐佐木高綱天  
野遠景等留戰。高綱弟義清娶景親妹。在追騎中。高綱呼

曰。汝以一婦人故。背君離親。何無恥之甚。因奮鬪。數卻敵  
兵。賴朝得間。獨與上肥實平冒險逃走。狩野茂光老大艱  
步。使子親光舍已從賴朝。乃自殺。親光與時政景廉高綱  
等六人。俱踪賴朝。見其立僵樹上。請生歿以之。實平曰。多  
人則顯。宜散去之。賴朝乃遣時政。赴甲斐。發其諸源。其餘  
皆期後會。散之。獨與實平俱匿。景親大索山谷。其族梶原  
景時知賴朝所匿處。故導之他。景親亦聞賴朝自殺也。馳  
使告之京師。賴朝既免。出杉山。匿箱根山。初三浦義明遣  
子義澄。義連。庶孫義盛等。以三百騎。會賴朝于石橋山。至  
酒勺。聞賴朝歿。乃還。與畠山重忠戰于小坪。克之而歸。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守衣笠城。重忠以三千騎攻之。義明年八十九。力疾上馬。欲親戰。義澄等止之。出戰不克。城竟陷。義明謂義澄等曰。佐公有勇略。非一敗而灰者。汝輩宜索而從之。吾老矣。不能行。當止灰於此。吾耄耄。灰不足惜。獨憾不目佐公成業耳。義澄等固請扶行。弗聽。遂巡聞。遂為敵兵所獲。灰。義澄等航海走安房。索賴朝。賴朝之匿箱根山。投僧家。僧弟。嘗善於平兼隆者。欲為復仇。乃逃出。循山走土肥。自真鶴崎上舟。赴安房。獨土肥實平岡崎義實從之。當此時。海陸皆敵。二人盡心防護。數日。望見一大船載甲士者。二人急匿。賴朝于船腹。而待大船至。則三浦氏也。見義實。爭問佐公。

何在。義實不輒對。曰。吾亦索公耳。義澄等泣曰。吾棄父而去者。欲見公馬耳。今如此。悔不與俱。灰。賴朝聞之。匍匐而出。義澄驚喜。拜曰。君在此邪。父之言果驗矣。賴朝聞義明灰悲慟。義實亦語石橋之戰。義忠灰狀。相共泣涕。義盛進曰。諸君何徒泣為。今得與佐公遭。盡議大事。諺曰。欲食者先器。嚮藤原忠清以相國命。得為士所別當。八州士人羣聚其門。臣意欽之。君而得志。願授臣以此職。賴朝笑而諾之。於是賴朝乃上安房。移檄遠近來會。其間敵地者。使由海路來。九月。徵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得三百騎。進赴下總。千葉常胤。擒州目代千田親政。以兵三百。迎謁于國。



府。因建議曰。宜多張旗幕。以誘觀望者。賴朝從之。進至隅田川。於是平廣常乃以萬騎來會。欲見賴朝。賴朝不輒見。使實平言曰。吾奉教舉義。汝何不速來。當在後陣以待。召呼。廣常悚然。退謂人曰。此公必成大事。吾以我眾。援其孤弱。不圖其如此也。賴朝既弃廣常兵。又會石橋散兵來歸。軍大振。先是。石橋報至京師。清盛大喜。已而聞賴朝未成。勢復振。則恐。十月。遣孫維盛弟忠度。以五萬騎來攻。以藤原忠清監軍。齋藤實盛為鄉導。賴朝召諸將議曰。吾欲徇上野下野。然後進。如何。廣常曰。不若及敵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摸。二州既獲。天下唯君所欲為。賴朝然之。濟河而

軍。畠山重忠。戶重長等來降。賴朝詰重忠以攻三浦氏之由。對曰。臣父重能。在京師。故以藉口耳。非臣本心。實平常胤請而釋之。乃命在前軍。立功自贖。於是武藏相摸。豪傑相告來降。兵凡十餘萬。乃入鎌倉。立為幕府。部署諸將士。遂親將而西。逆擊平氏。八州將士爭追附之。比踰足柄山。凡二十餘萬騎。北條時政引武田信義等兵會之。信義者。義光曾孫也。世居甲斐。於是與子信光弟安田義定等。舉州兵二萬。南入駿河。是時。大庭景親與弟景尚。以兵千餘走。欲歸維盛。聞甲斐兵塞路。景親窘蹙。乃與首藤經俊。長尾定景等俱來降。景尚遇義定于波太山。戰敗遁走。歸



維盛信光又擊破州目代。斬長田入道父子。平賀義信。其子維義亦發信濃兵來屬賴朝。賴朝乃合諸軍進與維盛夾富士河而陣。初維盛遇行旅自東來者。問賴朝兵數。對曰。八州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川皆其兵也。已而賴朝至河東。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齋藤實盛問曰。汝知東事者。度賴朝兵挽強如汝者幾人。曰。弓五箇。力箭十五拳。以貫甲七札。若是者一隊不下二十人。人蓄五六馬。馳山谷如平地。戰而喪親。踐尸而進。如臣者。斗量帚掃。不足數耳。如我畿內西國兵。么麼匹弱。託喪稱創。動輒欲逞。而所乘皆驚。豈可與彼輩較哉。蓋實盛與藤原忠清議事不合。

既對維盛。遂辭而西。軍恐怖。維盛以忠清為先鋒。進至河岸。河水方漲。兩軍相持未戰。武田信光為我先鋒。遣使平氏營。與約戰期。平氏不答。信光乃潛兵由間道。夜出西軍後道。徑大澤。鵝鴨驚起。西軍大駭潰走。賴朝欲追走。遂西常胤廣常義澄皆說曰。常陸陸奧諸州未服。恐窺我後。先定關東。然後西伐。未為晚也。賴朝從之。乃令信義守駿河。義定守遠江。而引兵還。次于黃瀨河。會有一將率二十騎來。因土肥實平求見賴朝。賴朝問狀。對曰。其年茲二十左右。面目俊邁。曰。是陸奧九郎也。亟呼入。實平導入。幕果義經也。曰。聞阿兄起義。喜不自禁。因辭秀衡而來。賴朝大

固因

作



喜曰。八幡公之東征也。遇新羅公來援。曰。猶見故將軍也。  
今吾遇汝。猶見頭公也。兄弟相對涕泣。是時賴朝諸弟。希  
義在土佐。為平氏所殺。範賴全成。義圓皆來歸。賴朝還鎌  
倉。大行刑賞。梟長田入道父子首。斬大庭景親。乃召首藤  
經俊。言曰。鼠圖猫。如何將斬之。其母嘗乳養賴朝。因為請  
哀宥之。賜長尾定景于岡崎。義實曰。乃子之仇也。義實又  
請而宥死。伊東祐親欲航海西奔。為天野遠景所捕。囚于  
三浦氏。召祐清欲報其德。祐清固辭。以嘗受平氏厚恩。請  
去而從之。賴朝義而許之。佐佐木義清降。亦以父兄故宥  
之。一月。賴朝將兵攻佐竹義政。常陸。以廣常為其姻

戚。使說降。誘殺之。其姪秀義據金砂城。廣常又誘秀義叔  
父義弘。以利令為內應。潛兵入城。擊走秀義。分其邑。賜將  
士。十二月。新館成。徙居焉。令將士三百餘人。各占邸第。別  
置士所。以和田義盛充別當焉。踐其前諾。選壯士十一人。  
每夜直寢室。以自衛。當是時。諸道豪傑起兵。以應賴朝者  
甚多。河野氏起南海。菊池氏。緒方氏。起鎮西。山木氏。柏木  
氏。起近江。而木曾義仲起於信濃。義仲於賴朝為從弟。其  
父義賢為義平所殺者也。義仲幼孤。畠山重能受義平命。  
欲殺之而不忍。託之齋藤實盛。實盛更託之中原兼遠。于  
木曾。稱木曾氏。義仲常憤宗族殘滅。陰圖報仇。與羣兒嬉



戲每爲騎射狀。稍長壯偉。多力善射。潛入京師。覲平氏者數。及以仁王令旨至。喜而集兵。立得千餘人。平氏聞之。召詰兼遠。兼遠教義仲。出依根井行親。招甲斐下野諸源。聞石橋事起。欲赴援。會州人笠原賴直爲平氏來攻。義仲擊走之。因據木曾峽。養和元年春。清盛薨。宗盛嗣。以遺命遣諸弟將兵東下。賴朝聞之。遣和田義盛。援安田義定。守遠江。賴朝叔父義廣在常陸。欲襲取鎌倉。聚兵三萬。入下野。誘足利忠綱。小山朝政。忠綱應之。朝政詐應。設伏擊破之。義廣奔歸於義仲。賴朝李父行家在美濃。與平氏戰。敗退。賴朝遣弟義圓將兵赴援。三月。行家義圓以兵二千。與平

重衡七十騎。夾墨股河軍。義圓使挺身渡河。爲平氏邏騎獲。戰死。行家繼進不利。戰且走。保矢矧川。使人爲役夫狀。西行。遇西兵。問鎌倉援兵來否。對曰。前軍及菊河。後軍及見附。重衡大恐而還。行家使人馳徇美濃尾張。曰。平氏走矣。不射之者。我敵也。二國人爭起要擊。西軍狼狽而去。行家欲遂入京師。請援於山徒。山徒不應。奔歸於賴朝。先是。平宗盛令陸奥藤原氏攻賴朝。藤原氏不聽。又令越後城氏攻義仲。城氏聽之。六月。城資長發兵萬餘。入信濃。義仲設三伏。擊殺其九千人。九月。平通盛等亦來攻。亦逆擊之。越前大敗之。壽永元年。城長茂以四萬騎來攻。義仲有見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兵三千。以源光基策。分爲七隊。張赤旗迎之。敵以爲平氏黨也。及漸近。仆赤旗。樹白旗。急迫之。敵軍驚潰。長茂被創。走北陸。豪傑悉附義仲。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仲。子義高。義仲曰。娶爲妾耳。信光怒。構義仲於賴朝。曰。義仲數捷。張於北國。平宗盛嘗養其兄女。欲以妻義仲。與連和共東。賴朝大怒。會行家來鎌倉。請邑自給。賴朝曰。吾取十州。義仲取五州。公亦盍自取。行家慍。以千餘騎去。歸義仲。賴朝益怒。二年三月。親將十萬騎入信濃。義仲集將士議。樋口兼光。今井兼平。欲壁于富部。拒之。義仲曰。世皆言源氏相肉。今又舍深仇之平氏。而與同宗交兵。若人笑何。乃引兵

避之。越後。賴朝亦引兵還。使使言義仲曰。平氏罪惡貫盈。朝廷命我宗討之。當日夜赴命。而十郎私備兵圖我。子乃庇之。舍西向東。何也。子苟無他心。則請速逐十郎。否則得養貴息爲子。二者不聽。則將以八州之卒與子相見。義仲將小室忠兼勸聽其請。兼平曰。君聞大藏之事乎。佐公豈終釋然於君哉。不若蚤絕之。義仲從忠兼言。遣義高爲質。四月。平氏以十餘萬騎東伐。先擊義仲。義仲乃遣其將仁科車弘等。拒之于燧城。引日野河爲濠。西兵不能進。我新附將齋明者。通款平氏。決水導兵。城輒陷。西兵乘勝連陷諸城。五月。西將平盛俊進至般若野。義仲在越後國府。遣

引一作



今并兼平。馳先奪寒原之險。擊破盛俊。西軍退。陣于志雄礪並二山。礪並山南有栗殼壑。深數千仞。義仲發國府。行收兵得五萬騎。閱兵于六動寺。自向礪並山。謂樋口兼光等曰。彼眾我寡。彼舍山東下。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陣山東麓。敵必下巔而陣。我一軍則逸出山西。驅敵于南壑中。可一舉而蹙也。諸將皆曰。善。乃分萬人屬兼光等。而自將三萬人。進至東麓。益旗幟蔽林而軍。平氏望見之。果下巔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終日。而兼光等已在敵背。日暮。萬人鼓譟突出。義仲麾兵而上。夾擊西軍。西軍大駭潰走。陷南壑。死者幾萬人。壑為填塞。平氏將帥僅以身免。收散

兵。保佐良岳。初義仲使行家別將兵向志雄山。戰不利。義仲赴援。西軍不戰而走。六月。追走陣于小楠孫。相持未戰。西兵獲我芻者。問曰。此軍何謀。曰。謀夜襲。西兵怖走。爭渡安宅渡。溺者千餘。既渡。截橋而陣。義仲至渡頭。濁流方漲。試放馬十匹。水及馬腹。全軍從之。終人破之。乘勝追走。進至越前。獲齋明及齋藤實盛等。平氏既連為義仲所破。走歸京師。義仲進至近江。使其史覺明牒誘山徒。七月。濟湖。軍于叡山。平宗盛大恐。舉族挾乘輿西奔。獨賴盛其母嘗德於賴朝。賴朝間通書招之。且欲報其臣宗清。故不從奔。法皇避平氏之叡山。義仲與行家帥北兵六萬。分路入京。



師。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

日本外史卷二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師, 京, 師, 人, 相, 告, 曰, 不, 圖, 今, 日, 復, 見, 白, 旗, 也.]*



